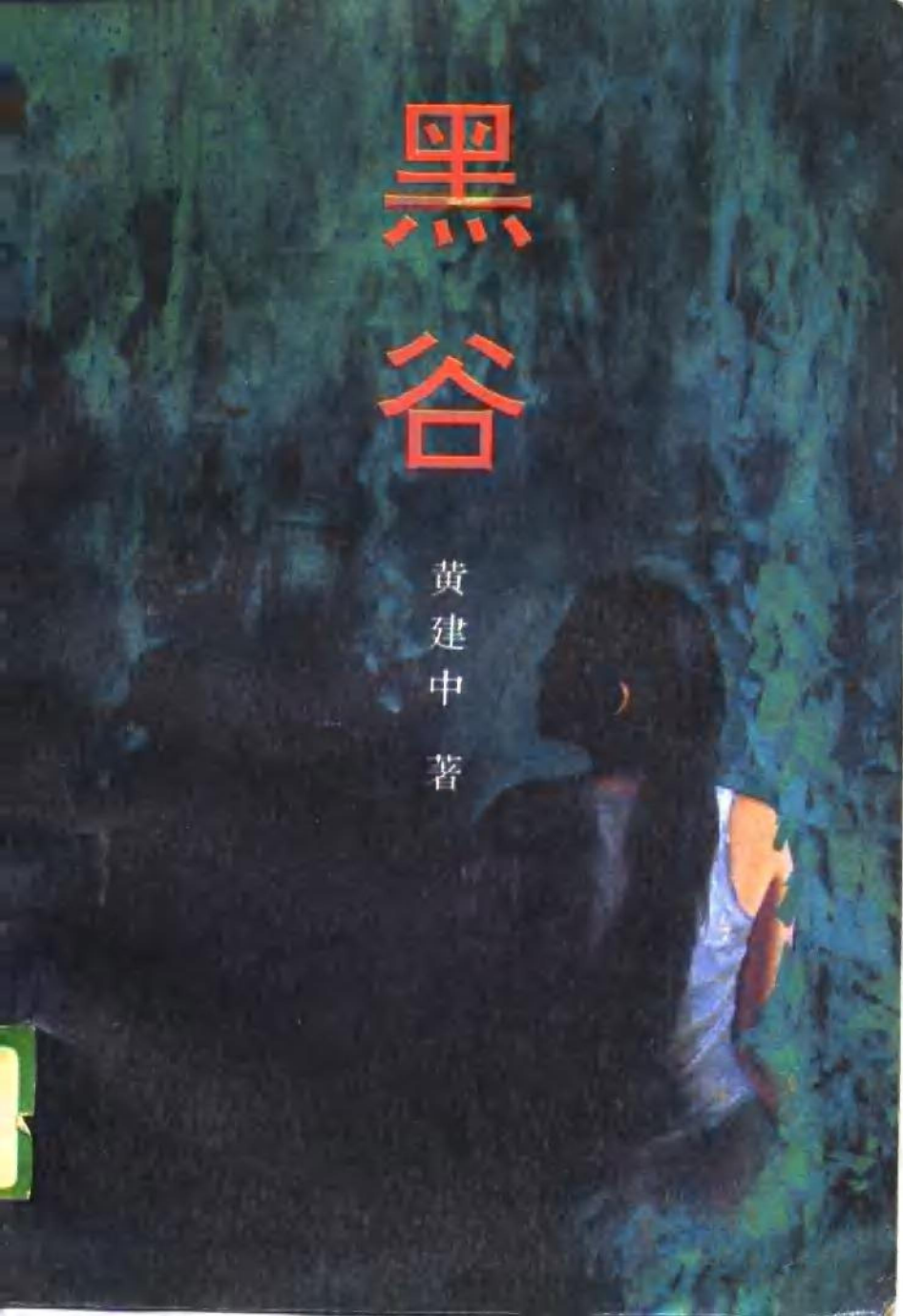


黑谷

黄建中
著



内 容 提 要

为了躲避“时代浪潮”的冲击，为了活命，共产党员田世安携幼女潜居原始山谷之中达25年之久。非人的生理和心理压抑在这与世隔绝的野谷中郁结成黑色的仇恨——恨人、恨人世。然而，极度的生活磨难、无法逾越的生理压抑反而引燃了他们心底的人性之光，它将一个发誓报复人世的“野女人”化作一个对人对世怀有爱心的温柔女性；它使“野女人”返朴归真，荒山野水孕育出人间最纯情的畸型婚恋。作者从主人公求生存写到他们自觉面对死亡，思想凝重，情节悲壮，将理念与情感溶于笔端，深刻揭示了人性的悲壮性，同时也展现了人类发展的社会性与必然性，因此具有很强的政论和文献因素。

黑 谷

黄建中 著

*

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)

北京市北苑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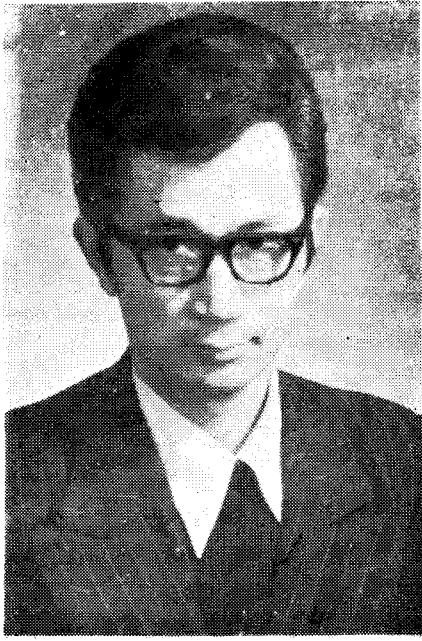
*

787×1092毫米32开本 11.5印张2插页245千字

1989年10月第1版 1989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

*

ISBN 7-5059-0950-9×/I·682 定价：4.15元



作者简介

黄建中，男，一九四五年出生于湖北省黄陂县农村一个教书先生家庭；一九六八年大学毕业；一九七二年起从事专业创作。现任湖北省某剧团编剧。系中国作协湖北分会会员，武汉作协会员，省作协文学院首届创作员。著有长篇小说、中篇小说、短篇小说和歌舞剧文学本多种。

目 录

上 卷

○	2
一	5
二	11
三	31
四	44
五	54
六	71
七	84
八	104
九	130
十	141
十一	157
十二	163

下 卷

十三	186
十四	206
十五	214

十六		222
十七		239
十八		255
十九		273
二〇		295
二一		310
二二		319
二三		343
二四		359

上 卷

○

我用这种特别的文体公开了这部秘谷中的手记，请你不要惊异，这是因为我想获取一份真实的自我和真实自我中的思维。为了开宗明义，我将书的结尾——给你的信——移置成了开篇。

妻：

这次下乡调研未能如期归来，是因为写这部书。想写的欲望一直痛苦地摧折了我九年，使我难以安宁。

在映伯被那只三腿头狼咬死之后，我不顾映映和乡亲们的劝阻，怀着对生命的极大轻蔑和极大的崇敬，只身返回了这幢我曾经生活过一个暑假的吊脚孤楼。它的继承人山娃逃避了它。因此，它将在时间中陈腐、坍塌，化为遗迹。我的重返，使我成为这座孤楼的最后一个见证人。

我这样做，并非为了追求心理历险，去寻觅追溯往事的享受。我是为了拥有全部的我自己。确切地说，是为了到历史中让意识回归本体，成为自己的主宰。

我在面对绿水河的小木窗下提笔沉思。优美的洪荒满目皆是，灿烂的阳光照耀着孤独的绿水河，月光下奔蹿的狼群唱起动听的合唱曲。因悲怆而觉极至的壮美，因寂灭而感到希望的萌动。恐怕你很难体验到我此时此地的感受。

这个只有鸟道可通的深山河谷，隐藏着我的秘密。只是出于一种模糊的心理障碍，我不曾跟你细说过这遥远神秘的河谷。

现在我用这种特别的文体公开了这部秘谷中的手记，请你不要惊异，这是因为我想获取一份真实的自我和真实自我中的思维，也希望我们发生同知共感，在苦

难的泪珠汇集的水泽中荡滌灵魂，重新认识自己，获得生命和以生命为依托的爱。

只有苦难才可以把我们引向人类自觉的高贵意境。

妻，你将知道我生命中那份对你不忠的隐秘。不管怎么评判——恶行不义？人性可理？我并不在意于探讨这些伦理问题，我注重的是通过它传送另一个信息——人类对历史选择的权力；并由此引发的命运的神秘。

人类用求生之外的“剩余知识”发明制造了哲学、理论等等这种伟大的游戏，它只能是生活的注脚而绝不是生命的先觉。因此，我忠实命运的选择胜过道德的审判。我的灵魂将以这种现实忧患而可以攀缘。

暮色暝暝，狼嚎四起；孤独一人，我不得不搁下这封没写完的信，点燃第四十次（也是最后一夜）通亮的松明，吊起上楼的木梯。人类生命的崇高意义，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悄然而至，又以排山倒海的威力撼人肺腑，使我渴求活着走出去，将这部书稿奉献于你和千百万同胞……

汽车在袅袅薄雾里，驶
过碧浪江大桥，开进黛
青色的群山腹地。

一九六九年，我从省立某大学政治系毕业，经大漠湖军垦农场劳动锻炼十八个月之后，带着值得一辈子回味的满身伤疤，被分配到这个远离省府一千六百里的山区某党校教书。

这次对积压的“老三届”大学生的削价处理，实在便宜得惊人。海运学院的毕业生去供销社卖咸鱼，医学院毕业的高材生当了看牛看马的郎中。和他们相比，我应该知足。

我并不这样认为。我不能说我的才华远在党校教书之上，我说我不适宜布道讲经，害怕误人子弟。如果时代允许，我也会象艾思奇、杨献珍（两个被打倒的资产阶级反动权威，我却抑制不住内心对他们的钦佩）著作等身。打不倒的爱因斯坦就说过：“一个由没有个人创造性和个人意愿的规格统一的个人所组成的社会，将是一个没有发展可能的不幸的社会。”

这黑色的诱惑对我太危险了，也太难拒绝了。有时甚至心心相印！

结果不出我所料，三年的教学实践证明了如下事实：他患有逻辑思维的羊角疯。这是这位年轻可造的政治经济学教师唯一的病理诊断。

这唯一的诊断并非正确的诊断。生命中如果有引以自豪的疾病，就是被我所患的“智性痛苦”。我宣布这才是我唯一正确的诊断。学生时代，我为这种指认而骄傲。这份幸福的疾病变成真正的不幸，是在我走上工作之后。开始，我

因“持才傲世”受到教研组长善意的规劝，尔后被系主任指斥为“思想混乱”；而眼下，应届毕业的“评法批儒”第二批轮训班学员——地、县、公社各政府部门推荐到地委党校提高理论水平的领导干部——作为革命的告别仪式，给我贴出了十几张大字报，题目是：《不容篡改的人类发展史》。揭发了我在讲台上扩散的“反动言论”。得以庆幸的是，据大字报可知，他们之中百分之九十九点九的人由于“根红苗正”，以先天的批判能力抗拒了我的“腐蚀”，并且在批判中得到了提高，终成革命的骨干。

贴出我的第一张大字报的是一个下河公社的武装部长，叫王威。我不知道下河在什么地方，可这个王威的名字让我经久不忘。据说他在部队当过营长，支过左。而且身材魁伟，果敢机敏，不同凡响。在给我贴出大字报之前，他还用小字报向校革委会上交了对我“人性论”、“唯生产力论”等资产阶级观点进行抨击的批判文章。

一夜间，我的“问题”公开化了，但是我并不心慌。心想，“充其量还是个内部问题吧！”我不怀疑我的自我感觉过分良好。

然而，当我进出饭堂，出现在大字报前面时，纠合的目光炯炯有神，人们象在兴奋地发掘着孔老二嫡传第七十二代孝子贤孙！

为了挽救我，领导找我谈了话。

于是，我的教学讲义被教研室以检查备课笔记的借口收走了。不久，我得到了校革委的通知，责成暑假期间深入基层，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，改造世界观，重新写出教学讲义，提交教务处审查。

我在困惑和不安中熬过了一个通宵。天刚放亮就背起昨天清理好的简单行装，走出鸽笼一样的宿舍，锁好门，怀着一份悲怆的心情走出半山腰中的校园。

出门第一眼看到的，是一片软绵绵、白茫茫的浓雾，无边无沿。我的心为之一振，没有迳直向汽车站走去，而是向着晨雾最厚的碧浪江走去。远行之前，我想再一次享受雾这廉价的奢侈品。

我开始喜欢这个“老八路”式的小山城，不是因为它看上去有革命气概和革命传统的模样——尽管它灰头土脸的建筑物上有长长短短的大字标语、口号和耀眼刺目的红色“语录牌”，象是别在一件褪色的军装上的块块勋章，显现出勇敢，忠诚，寡欲和朴素，而是因为钟情这儿的雾。

每年春秋雨季，在很多日子里，碧浪城有三分之一的时间为雾所笼盖，在我国这个大陆性地理环境中，不可谓不是珍贵的土特产。

我不讨厌强烈的阳光，却更爱置身于雾的模糊之中，任由神思恍惚，混混沌沌，飘飘然自我独处。我把这项娱乐看作是治疗我的顽固性疾病“智性痛苦”的有效途径。三年来，得天独厚地享受了不少这种免费医疗，这是上帝对我不幸的补偿。

除了湿润、氤氲的雾气，清冷的大街阒无声息。残缺不全的几只路灯排在电线杆上，在雾里临死不屈地挣扎着，挤进出一小团鱼肚白，完全没有照明的意义。

我闯开面前乳白色雾气，身后的空隙又随之合拢。没一会儿，睫毛和发梢便凝结了细密、清凉的露珠。背上的行李在雾的浮力中也变得轻巧起来。

河床上白茫茫一片，什么都看不见。我几乎是摸着走上碧浪江大桥。在这条还没人通行的道路上，谁也不会扰乱我获取这份白色的安宁。我让头变成一只紫红色的大气球。

浓雾掩埋了上游的山峦河谷，江水被压得呼哧呼哧地喘息着。直到旭日东升，我才看到懒散的阳光正漫不经心地溶化着这块厚重的白色，逐层地把它淡化、包容……终于一块块，一片片地具现了高低错落的碧浪城。

碧浪江穿城而过，除了这座大桥，依然保持着它的原始风貌。全长千余里，流经川鄂两省。据说因其流域不同，在不同的地段有着各种不同的名称。在下流很远的大山里，碧浪江被称作酉水河、清江、绿水河……

桥墩下的雾里传出了扎籐工粗重的呼吸和吆喝。半截沉沦半截飘浮的碧浪城在雾中晃荡着。环顾四周，我忽地产生一种错觉——联想到大海中一只将要沉没的巨轮。我站在甲板的中心，听着远处几次声嘶力竭的上班汽笛声，象听到了“SOS”呼救。我感到左边的船舷已经触水，船上的一切建造都在倾斜、坍塌……

……六月十八日，国家计划委员会向中央政治局呼救：煤炭和铁路运输情况持续恶化，上半年全国工业总产值大幅度下降，对整个国民经济和战备影响较大！

……小道消息：七月十七日，毛主席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批评王洪文、张春桥、江青、姚文元搞帮派活动……

……我突然从飘忽中下陷，装着教本、笔记和一只微型收音机的挎包沉重地将我下压，不能自拔。这时我感到一声剧烈的振响，使我悚然惊悟！俯首桥下，原来是一架木牌撞在桥墩上，撞散的圆木随着汛期的江水滚滚而下，一会儿就

在残雾中无影无踪……

那些摧折的木材会漂到什么地方？酉水河？清江？绿水河……——进入长江？

关心自己还是比关心一根木头为妙。我向汽车站走去，路过一只绿色的邮筒时，将写给妻子的信寄回了省城。告诉她我要度过一个革命化的暑假，不能回家。

剩下的问题是深入何处呢？我无意去沾染红旗社队的光彩，也不想到“大寨典型”去镀金。事到临头，我突然有了一种严肃的态度：到我不曾涉足的地方去，去寻找生活，寻找自己！

走进汽车站，一辆尚未满员的班车正待启动，不问东西南北，我纵身跳了上去……

汽车在袅袅薄雾里，驶过碧浪江大桥，开进黛青色的群山腹地。

班车到达终点站，当我从颠簸的昏眩中走下车门时，我不知道我站在离地委党校多远的一个小县城的茶摊前，眼前的青石小街上已是满目斜阳。守茶摊的老人兼卖炕茗，就着他的茶，我有了丰盛的晚宴，省下了我包里不少的干粮。

二

命运的这种安排我似乎并不十分反对。腿上的这根套索比自己拴到脖子上好得多，因为自杀的成功率总是叫人失望……